

《壇經》〈真福寺本〉 的重要內容和傳承

／ 林崇安

一、前言

今日的《壇經》有多種版本的出現，使我們可以經由不同版本的比對，掌握《壇經》的內容和演變的過程。現存的《壇經》有九種基本版本：「敦煌系本」有〈英博本〉、〈敦博本〉和〈旅博本〉三種；「惠昕系本」有〈真福寺本〉、〈興聖寺本〉、〈天寧寺本〉、〈大乘寺本〉四種；「契嵩系本」有〈德異本〉和〈宗寶本〉二種。〈英博本〉又稱〈斯坦因本〉、〈敦斯本〉。〈德異本〉和〈曹溪原本〉可視為同文異版。本文針對惠昕系的〈真福寺本〉做一考察，並與「敦煌系本」比對，分析其同異之處以及形成的原因，此中涉及傳承的因素。以往研究〈真福寺本〉的人很少，其實此中保留了一些重要的資訊，值得仔細探討。

二、品目結構

乾德五年(967)，惠昕將一卷的《壇經》分為二卷十一門，此〈惠昕本〉今日已佚，幸好傳抄到日本後，保留了略有差異的四本：1.〈真福寺本〉(1012)是發現於名古屋的真福寺。2.〈興聖寺本〉(1031 晁迴題字，1153 晁子健刊刻)是發現於京都的興聖寺。3.〈大乘寺本〉(1116)是發現於石川縣的大乘寺。4.〈天寧寺本〉(1116)是發現於天寧寺。以上四本的內容是大同小異。〈真福寺本〉的十一門是：一、韶州刺史韋璩等眾請說法門，二、大師自說悟法傳衣門，三、為時眾說定慧門，四、教授坐禪門，五、說傳香懺悔發願門，六、說一體三身佛相門，七、說摩訶般若波羅蜜門，八、現西方相狀門(武帝問功德附)，九、諸宗難問門，十、南北二宗見性門，十一、教示十僧傳法門(示寂年月附)。上卷有六門，下卷有五門。〈真福寺本〉的內容結構和次第，大致相同於敦煌系本，只是後者是一卷、沒有分門，且字數較少。

三、〈真福寺本〉的內文特色

將〈真福寺本〉和「敦煌系本」比對後，可以發現一些顯著的差別和特色如下：

(一)〈真福寺本〉中惠能自稱某甲

惠能自稱某甲的例子：

「善知識！且聽某甲行由，得法事意。某甲嚴父，本貫范陽」

「某甲得錢，卻出門外，見一客讀《金剛經》。某甲一聞，心便開悟。」

「大師更欲共某甲久語，且見徒眾總在身邊，乃令某甲隨眾作務。」

「童子便引某甲至南廊，偈前禮拜。某甲為不識字，請一上人為讀。某甲得聞，願生佛會。」

「善知識！某甲一會在此，皆共有緣，今各胡跪。」

「今既懺悔已，一時逐某甲道，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。」

「善知識！各各至心，某甲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。」

「善知識！今聞某甲說空，便即著空。」

「使君善聽！某甲與說。世尊在舍衛城中，說西方引化，經文分明，去此不遠。」

在所有版本中，只有惠昕系的〈真福寺本〉、〈大乘寺本〉和〈天寧寺本〉出現「某甲」的用語，這應是來自後期抄者的改動。

(二)惠能的〈得法偈〉

1.〈真福寺本〉記述著一偈：

「某甲偈曰：『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有塵埃？』」

惠昕系本和契嵩系本的〈得法偈〉都是這一偈。

2.敦煌系本記述著二偈：

「惠能偈曰：『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無臺，佛性常清淨，何處有塵埃？』又偈曰：『心是菩提樹，身為明鏡臺，明鏡本清淨，何處染塵埃？』」

惠能的〈得法偈〉出現了一偈和二偈的不同，這是由於六祖晚年的許多弟子都有壇經的抄本：

1.敦煌系本記述著：

大師言：「十弟子！已後傳法，遞相教授一卷《壇經》，不失本宗。…」拾僧得教授已，寫為《壇經》，遞代流行。

2.惠昕系本記述著：

師教十僧已，報言：「於後傳法，遞相教授《壇經》，即不失宗旨。…」教示十僧：

「汝等抄取，代代流行。」

可知六祖的許多弟子都有壇經的抄本並往下傳。此中敦煌系本和惠昕系本的傳承弟子略有不同：

1.敦煌系本是傳自道際，書末記述著：

「此《壇經》，法海上座集。上座無常，付同學道際。道際無常，付門人悟真。悟真在嶺南溪漕山法興寺，見今傳受此法。」

敦煌系傳承：法海→道際→悟真→法興寺弟子→繼續下傳。

2.惠昕系本是傳自志道，書末記述著：

「洎乎法海上座無常，以此《壇經》付囑志道，志道付彼岸，彼岸付悟真，悟真付圓會。遞代相傳付囑。」

惠昕系傳承：法海→志道→彼岸→

悟真→圓會→繼續下傳。

上述二種傳承表面看來相近，其實所傳的抄本並不相同。法海、道際、志道都是同學，都親近六祖並且各有壇經抄本。六祖中年（677），法海傳出的抄本（稱做《法寶記》）中的〈得法偈〉是一偈。由於六祖傳法三十多年中，常會提到「悟法傳衣」，因而晚年也傳出另二偈，所以除了法海的主要紀錄外，另有補充資料或偈頌被弟子們記下來。如此道際和志道的手抄本就有小差異，這二種抄本雖都傳到悟真，但悟真分別再傳給法興寺弟子及圓會，這二人的抄本保持原有的差異，下傳後形成敦煌系本和惠昕系本的不同。此中，惠能的〈得法偈〉，志道保留著六祖中年的一偈，道際保留了六祖晚年的二偈，如此出現了上述〈得法偈〉的不同。

（三）〈真福寺本〉「悟法傳衣」中比敦煌系本多出的部份

〈真福寺本〉「悟法傳衣」中記述著：

1. 某甲啟和尚言：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即是〔福〕田，未審和尚教作何務？」五祖言：「這獼猴根性大利。〔汝〕更勿言，且去後院。」
2. 五祖一日忽見某甲言：「吾思汝之明見，恐有惡人害汝，遂不與言，汝知之不？」某甲言：「弟子亦知師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眾人不覺。」
3. 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，便高聲讀。某甲一聞，即識大意，即言：「某甲亦有一偈，望別駕書安壁上。」別駕言：「獼猴汝亦作偈，其事希有。」某甲啟別駕言：「若學無上菩提，不得輕於初學。俗諺云：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〔有〕勿意智。〔若輕人〕，即有無量無邊〔罪〕。」張日用言：「汝但誦偈，吾為汝書安西壁上。汝若得法，先須度吾，勿忘此言。」
4. 某甲啟言：「和尚！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無動無搖，能生萬法？」五祖知悟本性，乃報某甲言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。言下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。」
5. 某甲言：「某甲是南中人，久不知此山路，如何出得江口？」五祖言：「汝不須憂，吾自送汝。」
6. 有一隻船子，五祖令某甲上船，五祖把櫓自搖。某甲言：「請和尚坐，弟子合搖櫓。」五祖言：「只合吾渡汝，不可汝却度吾，無有是處。」某甲言：「弟子迷時，和尚須度。今既已悟，過江搖櫓，合是弟子度。度名雖一，用處不同。某甲生在邊方，語又不正，蒙師教旨付〔法〕，今已得悟，即合自性自度。」五祖言：「如是如是，但依此見，迺後佛法大行矣。汝去後一年，吾即前逝。」
7. 「某甲後至曹溪，又被惡人尋逐，乃於四會縣避難。經五年，常在獵中。雖在獵中，每與獵人說法。」

以上是〈真福寺本〉「悟法傳衣」中多出的部份，為何比敦煌系本多出？理由仍是上述：六祖傳法三十多年，常會提到或補充自己早期「悟法傳衣」的故事，這些故事被志道增補於法海的舊資料而保留下來，道際則沒有增補。同樣的，六祖晚期的零星開示或偈頌，也被弟子們分別記下來。

（四）〈真福寺本〉「教示十僧」中比敦煌系本少的段落

〈真福寺本〉「教示十僧」中，沒有下列敦煌系本的〈傳法偈〉六偈：

1. 第二祖惠可和尚頌曰：
本來緣有地，從地種花生，當本元無地，花從何處生？
第三祖僧璨和尚頌曰：
花種雖因地，地上種花生，花種無生性，於地亦無生。
第四祖道信和尚頌曰：
花種有生性，因地種花生，先緣不和不合，一切盡無生。
第五祖弘忍和尚頌曰：
有情來下種，無情花即生，無情又無種，心地亦無生。
2. 能大師言：「汝等聽吾作二頌，取達摩和尚頌意。汝迷人依此頌修行，必當見性。」第一頌曰：
心地邪花放，五葉逐根隨，共造無明葉，見被葉風吹。
第二頌曰：
心地正花放，五葉逐根隨，共修般若惠，當來佛菩提。

以上六祖「教示十僧」中敦煌系本比惠昕系本多出的〈傳法偈〉六偈，以及前述六祖的〈得法偈〉二偈，都是來自道際的紀錄而保留下來。

（五）西天祖師的傳承

1. 〈敦煌本〉記述著：

六祖言：「初傳受七佛，釋迦牟尼佛第七，大迦葉第八，阿難第九，末田地第十，商那和修第十一，優婆鞠多第十二，提多迦第十三，佛陀難提第十四，佛陀密多第十五，脅比丘第十六，富那奢第十七，馬鳴第十八，毘羅長者第十九，龍樹第二十，迦那提婆第二十一，羅睺羅第二十二，僧迦那第二十三，僧迦〔耶舍〕第二十四，鳩摩羅馱第二十五，闍耶多第二十六，婆修盤多第二十七，摩拏羅第二十八，鶴勒那第二十九，師子比丘第三十，舍那婆斯第三十一，優婆堀第三十二，僧迦羅第三十三，須婆蜜多第三十四，南天竺國王王子第三子菩提達摩第三十五，唐國僧惠可第三十六，僧璨第三十七，道信第三十八，弘忍第三十九，惠能自身當今受法第四十。」

2. 〈真福寺本〉記述著：

師曰：「初六佛、釋迦第七、迦葉、阿難、末田地、商那和修、優波鞠多、提多迦、佛陀難提、伏馱蜜多、脇尊者、富那夜奢、馬〔鳴〕、毗羅尊者、龍樹、迦那提多、羅睺羅多、僧伽那多、僧伽〔耶舍〕、〔鳩〕摩羅馱、闍

那多、波修槃頭、摩拏羅、鶴勒那、師子比丘、舍那婆斯、優波掘多、婆須蜜多、僧伽羅叉、菩提達磨、北齊慧可、唐僧璨、唐道信、唐弘忍、吾今惠能。」

比對：敦煌系本是僧迦羅第三十三，須婆蜜多第三十四，而〈真福寺本〉是婆須蜜多、僧伽羅叉。先後互換而已，其他都相同，保留著西天祖師的舊記錄，完全不同於經由契嵩改正的契嵩系本的記載。

(六)《法寶記》和《壇經》的名稱

關於《法寶記》和《壇經》這一名稱的變化，從惠昕系本可以看出端倪。

1. 〈真福寺本〉記述著：

法海上座問曰：「和尚去後，衣法當付何人？」師言：「吾於大梵寺說法，直至今日，抄錄流行，名《法寶記》，汝等守護，度諸群生，但依此說，是真正法。」

2. 〈興聖寺本〉記述著：

法海上座問曰：「和尚去後，衣法當付何人？」師曰：「吾於大梵寺說法，直至今日，抄錄流行，名《法寶壇經記》，汝等守護，度諸群生，但依此說，是真正法。」

3. 〈大乘寺本〉和〈天寧寺本〉記述著：

法海上座問曰：「和尚去後，衣法當付何人？」師言：「吾於大梵寺說法，直至今日，抄錄流行，名《法寶壇經》，汝等守護，度諸群生，但依此說，是真正法。」

比對：在惠昕系的〈真福寺本〉中，六祖稱自己所說的是《法寶記》。但在惠昕系的〈興聖寺本〉(1031 晁迴題字)改為《法寶壇經記》；惠昕系的〈大乘寺本〉(1116)和〈天寧寺本〉(1116)改為《法寶壇經》。可看出惠昕系本的名稱變化：

法寶記→法寶壇經記→法寶壇經。

4. 敦煌系本記述著：

上座法海向前言：「大師！大師去後，衣法當付何人？」大師言：「法即付了，汝不須問。」

此處敦煌系本沒提到《法寶記》或《壇經》，但是敦煌系本的内文都將六祖所說的法，稱為《壇經》：

- 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，流行後代，與學道者，承此宗旨，遞相傳授，有所依約，以為稟承，說此《壇經》。
- 若論宗旨，傳授《壇經》，以此為依約；若不得《壇經》，即無稟受。須知法處、年月日、姓名，遞相付囑。無《壇經》稟承，非南宗弟子也。
- 大師言：十弟子！已後傳法，遞相教授一卷《壇經》，不失本宗。不稟受《壇經》，非我宗旨。如今得了，遞代流行。得遇《壇經》者，如見吾親授。拾僧得教授已，寫為《壇經》，遞代流行，得者必當見性。

敦煌系本内文中只用《壇經》一詞，可以說是特別強調為「經」。

四、〈真福寺本〉保留《法寶記》名稱的

重要意義

依據佛教的規矩，除了佛陀外，佛法的論述者都不會稱自己的論述為「經」，只有弟子們會對之尊稱為經，但這是非常少的個案。例如，印度的功德光大律師，造了一部匯集四部毗奈耶內容精華的《律海藏》，人們尊稱為《律經》。惠能不會自稱其論述為《壇經》，所以〈真福寺本〉出現的《法寶記》的名稱是合理的，另外的證據如下：歐陽修主編的《新唐書》(志第四十九，藝文三)錄有：

「僧法海《六祖法寶記》一卷」。1056年，即簡寫的《六祖法寶記敘》說：

「《法寶記》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。…會沙門契嵩作《壇經贊》，因謂嵩師曰：若能正之，吾為出財，模印以廣其傳。更二載，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，勒成三卷。」

可知契嵩所得的曹溪古本是《六祖法寶記》，所以即簡為之作《六祖法寶記敘》。以上說明了早期確實有《六祖法寶記》的流傳。

五、結語

本文針對惠昕系《壇經》的〈真福寺本〉進行考察，並和「敦煌系本」比對同異之處，以及傳承的差異。文中並指出，〈真福寺本〉保留有《法寶記》這一名稱，值得重視。六祖中年(677)的開示，經由法海的紀錄傳出《六祖法寶記》一卷。六祖傳法三十多年中，常會提到或被問到自己最初「悟法傳衣」的情形，晚年也有開示或說偈，這些零星資料也被弟子們個別記下來。六祖入滅(713)後，道際和志道各自增補了法海的資料，因而道際和志道的手抄本一開始就有小差異，下傳後形成了敦煌系本和惠昕系本的不同。